

劉向新序

五

五
七

服部文庫
イ 17
2079
4



117
2079
4



新序卷第九

善謀第九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於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

1171482(4)

按春秋僖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杜注陽穀齊地

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是後桓公信壞德衰諸侯不附遂陵遲不能復興夫仁智之謀即事有漸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質桓公受之過也管仲可謂善謀矣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晉文公之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於鄭不得入使告難于魯于晉于秦其明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且

左傳僖二十八年

三三 乾下離上為大有
三三 兌下離上為睽

大義也諸侯信之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迎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而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侑享之陽樊溫原攢

茅之田晉於是始開南陽之地其後三年文公遂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爲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卒成霸道狐偃之謀也夫秦魯皆疑晉有狐偃之善謀以成霸功故謀得於帷幄則功施於天下狐偃之謂也

虞虢皆小國也虞有夏陽之阻塞虞虢共守之晉不能禽也故晉獻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彼受吾璧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之所以事

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置之外府取之中廐置之外廐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也荀息曰宮之奇知固知矣雖然其爲人也通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通心則其言之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之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之使者其幣重其辭卑必不便於虞語曰唇亡則齒寒矣故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今日亡

號而明日亡虞矣。公不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旋歸。四年，反取虞，荀息牽馬抱璧而前，曰：「臣之謀如何？」獻公曰：「璧則猶是，而吾馬之齒加長矣。」晉獻公用荀息之謀，而禽虞，虞不用官之奇謀而亡。故荀息非霸王之佐，戰國并兼之臣也。若官之奇，則可謂忠臣之謀也。

晉文公秦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而附於楚。鄭大夫佚之狐言於鄭君曰：「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圍必解，鄭君從之，召燭之武使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

老矣，無能為也。』鄭君曰：『吾不能蚤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不利焉。燭之武許諾，夜出見秦君曰：「秦晉圍鄭，鄭知亡矣。若亡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鄭在晉之東，秦在晉之西，越晉而取鄭，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晉？晉秦之隣也，隣之強，君之憂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資糧，亦無所害。且君立晉君，晉君許君，焦瑕朝得入，而夕設版，而畫界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取鄭，又欲廣其西境，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而利

晉願君圖之秦兵詭引兵而還晉咎犯請擊之文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能弊鄭因人之力以弊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矣亦去鄭圍遂解燭之武可謂善謀一言存鄭而安秦鄭君不蚤用善謀所以削國也因而覺焉所以得存

楚靈王卽位欲爲霸會諸侯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

晉君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其或者欲盈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嚮而不濟對曰恃馬與險而虞隣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終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足以爲固也從古以然

是以先王務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或多難以固其國開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克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狄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有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賈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哉乃許楚靈王遂爲申之會與諸侯伐吳起章華之臺爲乾谿之役百姓罷勞怨對於下群臣倍畔於上公子棄疾作亂靈王

亡逃卒死於野故曰晉不頓一戰而楚人自亡司馬侯之謀也

楚平王殺伍子胥之父子胥出亡挾弓而于闔閭大之甚勇之爲是而欲興師伐楚子胥諫曰不可臣聞之君子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楚令尹囊瓦求之昭公不字於是拘昭公於郢數年而后歸之昭公濟漢水沉璧曰諸侯有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楚人聞之怒於是興師伐蔡蔡請救于吳

子胥諫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於是興師伐楚遂敗楚人於柏舉而成霸道子胥之謀也故春秋美而褒之

秦孝公欲用衛鞅之言更爲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度恐大臣不從於是召衛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計正法之本使民之道君曰代位不亡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明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更法以教民吾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行之無疑殆

無顧天下之議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負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警於民語曰愚者暗成事知者見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治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今君變法不循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君孰慮之

公孫鞅曰子之所言者世俗之所知也常人安於所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也非所與論於典法之外也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治君無疑矣杜摯曰利不自不變法功不什不易器兩聞之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者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犧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其時而

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兩定制令各宜甲兵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故湯武之王也不循古殷夏之滅也不易禮然則反古者未可非也循禮者未足多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鄉多怪曲學多辯愚者之笑知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憂焉拘世之議人心不疑矣於是孝公違龍摯之善謀遂從衛鞅之過言法嚴而酷刑深而必守之以公當時取強遂封鞅為商君及孝公死國人怨商君至於車裂之其患流漸至始皇赤衣塞路群盜滿山

卒以亂亡，削刻無恩之所致也。三代積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秦夏嚴暴而亡，漢王垂仁而帝。故仁恩謀之本也。

秦惠王時，蜀亂，國人相攻擊，告急於秦。惠王欲發兵伐蜀，以為道險峽難至，而韓人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恐蜀亂先伐蜀，恐韓襲秦之弊，猶與未決。司馬錯與張子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子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

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倫也，弊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夷狄，去王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者務廣其地，欲強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

國而戎狄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以豺狼逐群羊也。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服焉，服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魏王不能

止。此臣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秦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叔相蜀。蜀既屬秦，秦日益強，富厚而制諸侯，司馬錯之謀也。

楚使黃歇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韓、魏服事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黃歇適至，聞其計，是時秦已使白起攻楚，取數縣。楚頃襄王東徙黃歇，上書於秦。昭王欲使秦遠交楚而攻韓、魏，以解楚。其書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

鬪兩虎相與鬪而驚犬受其弊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也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攻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復之有取蒲史記作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甄史作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歷

史記作磨之比注之秦齊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相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挾戰功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伯見伐趙之利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遂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親越也

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爲越人所禽於三渚之
浦知伯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
矣韓魏畔之殺知伯瑤於叢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
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
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
詩曰躍躍覓覓遇天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
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吳之親越也臣聞之敵
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欺大國
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

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
社稷壞宗廟隳剝腹絕腸折頰捐頸身首分離暴骨
草澤頭顱僵仆相望于境係臣束子爲群虜者相及
於路鬼神潢洋無所食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
僕妾者盈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
王齎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
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出兵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
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
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

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韓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銓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史記南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疆足以枝於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保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

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一舉事而樹怨於楚出令韓魏歸帝重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為一而以臨韓韓必拱手王施之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伐鄭梁氏寒心許陽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王注入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柱史作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也昭王曰

善於是乃止白起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
 受約歸楚解弱楚之禍全疆秦之兵黃歇之謀也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
 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寡人將束甲而赴之樓昌曰
 無益也不如發重寶使而為構虞卿曰昌言構者以
 為不構軍必破也而制構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
 破王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
 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王之
 重寶必內吾使吾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恐天下之

合從必一心如此則構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
 君為構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
 平陽君為構秦秦已內鄭朱矣虞卿以為如何對曰
 王不得構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鄭朱
 貴人也而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
 以趙為構必不救王則構不可得也應侯果顯鄭朱
 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構長平大敗遂圍邯鄲
 為天下笑不從虞卿之謀也秦既解圍邯鄲而趙王
 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構虞卿謂趙王曰

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亡其力尚能進之愛王而不
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歸也。虞
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攻其力
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
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曰：虞卿能量秦力
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進，此彈丸之地，不守令
秦來年復攻於王，王得無割其內而構乎？王曰：請聽
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乎？趙郝曰：此非臣
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若也。今秦善韓魏

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者，必不如韓魏也。今臣之爲
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獨
取攻於秦王，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
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構來年
秦復攻王，王得無復割其內而構乎？今構郝又不能
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
所不能取，以構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構。秦雖善攻，
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亦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
必疲，我以五縣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

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坐而地盡，來年秦復來，割王將予之乎？不，予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予之，卽無地而給之。語曰：疆者善攻而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疆秦而弱趙也。以益疆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兵計固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

秦地與無，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亦聞夫公父文伯母乎？公父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是爲賢母；從妻言，是必不免爲妬婦。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早，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秦也。故

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曰此飾說也王慎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詭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弊而瓜分之趙見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

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為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而反構於王也從秦為構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即發虞卿東見齊王與

之謀秦虞卿之謀行而趙霸此存亡之樞機樞機之發間不及旋踵是故虞卿一言而秦之震懼趨風馳指而請構故善謀之臣其於國豈不重哉微虞卿趙以亡矣

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邪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大國受福有敗小

國受禍今魏以小請其禍而王以大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使虞卿久用於趙趙必霸會虞卿以魏齊之事棄侯捐相而歸不用趙旋亡

新序卷第十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善謀下第十

沛公與項籍俱受令於楚懷王曰先入咸陽者王之
沛公將從武關入至南陽守戰南陽守齧保宛城堅
守不下沛公引兵圍宛三匝南陽守欲自殺其舍人
陳恢止之曰死未晚也於是恢乃踰城見沛公曰臣
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兵盡日圍宛

死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蓄積多，其吏民自以爲降而死，故皆堅守。乘城足下攻之，死傷者必多。死者未收，傷者未瘳，足下曠日則事留，引兵而去，死完繕弊甲，砥礪凋兵，而隨足下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強死之患，竊爲足下危之。爲足下計者，莫如約死守降，封之。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擊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死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遂先入咸陽。陳恢之謀也。漢王旣用滕公蕭何

之言，擢拜韓信爲上將軍，引信上坐。王問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向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曰然。大王自斷勇仁悍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楚，請言項王爲人。項王喑噤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响响，人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印劄綬弊，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都彭城。

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
遷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
無不殘滅多怨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強服耳名雖爲
霸王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反其道
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
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爲秦採秦弟
子數歲所殺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
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卬欣翳脫秦父
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

莫愛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約
法三章且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約大
王當王關中民戶知之大王失職之蜀民無不恨者
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喜自
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東
出秦民歸漢王遂誅三秦王定其地收諸侯兵討項
王定帝業韓信之謀也

趙地亂武臣張耳陳餘定趙地立武臣爲趙王張耳
爲相陳餘爲將軍趙王間出爲燕軍所得燕囚之欲

與二分其地乃歸王使者至燕輒殺之以固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人曰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人皆笑之曰使者往十輩死若何以能得王廝養卒曰非若所知乃洗沐往見張耳陳餘遣行見燕王燕王問之對曰賤人希見長者願請一卮酒已飲又問之復曰賤人希見長者願復請一卮酒與之酒卒曰王知臣何欲燕王曰欲得而王耳卒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燕王曰賢人也曰君知其意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

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策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爲卿相哉夫臣與主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勢始定未敢三分而王且以長少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兩賢王左提右挈執直義而以責不直之弱燕滅無日矣燕王以爲然乃遣趙王養卒爲御而歸遂得反國復立爲王趙卒之謀也

酈食其號酈生說漢王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厥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厥倉乃引而東令謫過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負重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陛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厥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路距蜚狐之口守

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漢王曰善乃從其計畫復守厥倉卒糧食不盡以擒項氏其後吳楚反將軍竇嬰周亞夫復據厥倉塞成臯如前以破吳楚皆酈生之謀也酈生說漢王曰方今燕趙已復唯齊未下今田橫據千里之齊田間據二十萬之軍於歷城諸田宗強負海阻河濟南近楚民多變詐陛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奉明詔說齊王令稱東藩於是使酈生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

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所歸則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歸漢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倍約不與而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卽以侯其將得賂卽以予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傑賢才皆樂爲其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實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

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刻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乘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非人之力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橫以爲然卽聽

酈生罷歷下兵戰守之備與酈生日縱酒此酈生之謀也及齊人蒯通說韓信曰足下受詔擊齊何故止將三軍之衆不如一豎儒之功可因齊無備擊之韓信從之酈生爲田橫所害後信通亦不得其所由不仁也

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生謀撓楚權酈生日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無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畢授印已此君

臣百姓必皆戴陛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嚮稱霸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酈先生未行張良從外求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食其言告之曰其於子房意如何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對曰臣請借前箸而籌之曰昔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斯能制桀之死命也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而封其後於宋者斯能得紂之頭也

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矣武
王入殷表商容之間軾箕子之門封比干之墓今陛
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人之間軾智者之門乎曰未
能也其不可三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
羸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羸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載干戈以示天下不復
用兵今陛下能偃革倒載干戈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五也休馬於華山之陽以示無所用今陛下能休馬
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也休牛於桃林以示

不復輸糧今陛下能休牛不復輸糧乎曰未能也其
不可七矣且夫天下游士捐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
從陛下游者皆日夜望尺寸之地今復立韓魏燕趙
齊楚之後其王皆復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
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八也且
夫楚惟無強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
誠用客之計陛下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
儒幾敗乃公事今趣銷印止不使遂并天下之兵誅
項籍定海內張子房之謀也

漢五年追擊項王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柰何對曰楚兵且破而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今可立致也則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盡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乃使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已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喜

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行彭越兵自梁至諸侯來會遂破楚軍于垓下追項王誅之於淮津二君之功張子房之謀也

漢六年正月封功臣張子房未嘗有戰鬪之功高皇帝曰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子房自擇齊二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齊二萬戶乃封良為留侯及蕭何等其餘功臣皆未封群臣自疑恐不得封咸不自安有搖動之

心於是高皇帝在維陽南宮上臺見群臣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何故而反留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定天下陛下已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怨仇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卽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將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數窘辱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

群臣群臣見雍齒得封卽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詔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還倍畔之心銷邪道之謀使國家安寧累世無患者張子房之謀也

高皇帝五年齊人婁敬戍隴西過維陽脫輅輓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欲與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對曰陛下都維陽豈

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
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
避桀居邠大王以狄伐去邠杖馬策居岐國人爭歸
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
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滅
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乃營成周雒邑以爲天
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
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德以致人不欲恃
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及周之衰分爲兩天下莫

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
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大戰七
十小戰四十使天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
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
周公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
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
美膏腴之地此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山東雖亂秦
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而不搯其亢拊其背未
全勝也高皇帝疑問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

雒陽東有成臯西有滎倍河海嚮伊洛其固亦足待且周王數百年秦二世而亡不如都周留侯張子房曰雒陽雖有此固國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狹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有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故宛之利阻三面守一隅東向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於是高皇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由是國家安寧雖彭越陳豨盧縮之謀九江燕代之

兵及吳楚之難關東之兵雖百萬之師猶不能以為害者由保仁德之惠守關中之固也國以求安婁敬張子房之謀也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也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曰奉春君後卒為建信侯留侯張子房於漢已定性多疾即導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氏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吕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吕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澤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計今日欲易太子君安

得高枕卧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今天下安定以愛幼欲易太子骨肉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上慢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以安車迎之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今上見之上見之即必異問之間之上知此四人亦一助也於是呂后令澤

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四人四人至今吾口澤所至十二年上從破黥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太傅叔孫通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佯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皆年八十有餘鬢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而問曰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對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聞太子爲人子孝仁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

者故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
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爲欲易之
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而主矣戚夫
人泣下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聳
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柰何
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
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召四人之謀也

漢十一年九江黥布反高皇帝疾欲使太子往擊之
是時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已侍太子聞太

子將擊黥布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
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
益無功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
定天下梟將也乃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
皆不肯爲用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抱子今
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抱前上終不使不肖子
居愛子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謂呂后
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
故等倫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爲用且

使布聞之即鼓行而西耳上雖疾卧護之諸將不敢
不盡力雖苦強為妻子計載輜車卧而行於是呂澤
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
吾惟豎子故不足遣乃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東群
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疾強起至曲郵見上曰臣
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
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諸侯兵上謂子房雖疾強起
卧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為太子太傅留侯行少
傳事漢遂誅黥布太子安寧國家晏然此四公子之

之謀也

齊悼惠王者孝惠皇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孝惠皇帝
與悼惠王讌飲乃行家人禮同席呂太后怒乃進鴆
酒孝惠皇帝知欲代飲之乃止悼惠王懼不得出城
上車太息內史參乘怪問其故悼惠王具以狀語內
史內史曰王寧亡十城邪將亡齊國也悼惠王曰得
全身而已何敢愛城哉內史曰魯元公主太后之女
大王之弟也大王封國七十餘城而魯元公主湯沐
邑少大王誠獻十城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內有親親

新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之恩外有順太后之意太后必大喜是二十城而得六十城也悼惠王曰善至邸上奏獻十城爲魯元公主湯沐邑太后果大悅受邑厚賜悼惠王而歸之國遂安齊內史之謀也

孝武皇帝時大行王恢數言擊匈奴之便可以除邊境之害欲絕和親之約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爲兵不可動孝武皇帝召群臣而問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今單于逆命加慢侵盜無已邊郡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以攻匈奴如何人行臣

恢再拜稽首曰善陛下不言臣固謁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未嘗不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也然尚得養老長幼樹種以時倉廩常實守禦之備具匈奴不敢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家天下同任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爲之備而匈奴侵盜不休者無他不痛之患也臣以爲擊之便御史大夫臣安國稽首再拜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而投鞍高於城者數所平城之厄七日不食天下歎之及解圍反位無忿怨之色雖得天下而不報

平城之怨者非以力不能也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
不以已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故遣劉敬結為和
親至今為垂利孝文皇帝嘗一屯天下之精兵於嘗
谿廣武無尺寸之功天下黔首約要之民無不慶者
孝文皇帝悟兵之不可宿也乃為和親之約至今為
後世利臣以為兩主之迹足以為效臣故曰勿擊便
大行曰不然夫明於形者分則不過於事察於動者
用則不失於利審於靜者恬則免於患高帝被堅執
銳以除天下之害蒙矢石沾風雨行幾十年伏尸滿

澤積首若山死者什七存者什二行者垂泣而倪於
兵夫以天下未力厭事之民而蒙匈奴飽佚其勢不
便故結和親之約者所以休天下之民高皇帝明於
形而以分事通於動靜之時蓋五帝不相同樂三王
不相襲禮者非故相反也各因世之宜也教與時變
備與敵化守一而不易不足以子民今匈奴縱意日
久矣侵盜無已係虜人民戍卒死傷中國道路樵車
相望此仁人之所哀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曰
不然臣聞之利不什不易業功不百不變常是故古

新序 卷十
之人君謀事必就聖發政必擇語重作事也自三氏之盛遠方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非強不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域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且匈奴者輕疾悍亟之兵也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也至不及圖去不可追來若風雨解若收電今使邊鄙久廢耕織之業以支匈奴常事其勢不權臣故曰勿擊爲便大行曰不然夫神蛟濟於淵而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者秦繆公都雍郊地方三百里知時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

里并國十二隴西北地是也其後蒙恬爲秦侵胡以河爲境累石爲城積木爲寨匈奴不敢飲馬北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可以力服也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大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如以千石之弩射雍潰疽必不留行矣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曰不然臣聞善戰者以飽待飢安行定舍以待其勞整治施德以待其亂按兵奮衆深入伐國墮城故常坐而後敵國此聖人之兵也夫衝風之衰也不能起毛羽強弩

之末力不能入魯縞盛之有衰也猶朝之必暮也今
卷甲而輕舉深入而長驅難以爲功夫橫行則中絕
從行則迫脅徐則後利疾則糧乏不至千里人馬絕
飢勞以遇敵正遺人獲也意者有他詭妙可以擒之
則臣不知不然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之便
大行曰不然夫草木之中霜霧不可以風過清水明
鏡不可以形遞也通方之人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
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
邊吾伏輕卒銳士以待之陰遮險阻以備之吾勢以

成或當其左或當其右或當其前或當其後單于可
擒百全必取臣以爲擊之便於是遂從大行之言孝
武皇帝自將師伏兵於馬邑誘致單于單于旣入塞
道覺之奔走而去其後交兵接刃結怨連禍相攻擊
十年兵凋民勞百姓空虛道殣相望樵車相屬寇盜
蒲山天下搖動孝武皇帝後悔之御史大夫桑弘羊
請佃輪臺詔卻曰當今之務務在禁暴止擅賦今乃
遠西佃非所以慰民也朕不忍聞封丞相號曰富民
侯遂不復言兵事國家以寧繼嗣以定從韓安國之

新序
卷十
本謀也

孝武皇帝時中大夫主父偃為策曰古諸侯不過百
里強弱之形易制也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
緩則驕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謀以逆京師
今以法割之即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
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
孝之道不宜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
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封其國而稍自消
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因關馬及弩不得出絕遊說之

路重附益諸侯之法急誑誤其君之罪諸侯王遂以
弱而合從之事絕矣主父偃之謀也

東都

金華平玄仲訓點

享保二十歲

丁卯

二月吉旦

晏子春秋

李于鱗明詩選

嗣出

江府書舖

錦山堂

植村藤三郎梓行

